



假若没有你的允许，不能说「爱」。
那么，至少我可以说「喜欢」。
是的，我喜欢你。
你快要忘记我，而我就来了。

喜欢 *Amour*

(台) 张曼娟
北京出版社

喜欢



张曼娟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喜欢/张曼娟著. - 北京: 北京出版社, 2001

(非常作家系列)

ISBN 7-200-04390-7

I. 喜… II. 张… III. 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54397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 01-2001-2733

非常作家系列

喜欢

XIHUAN

(台) 张曼娟 著

*

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)

邮政编码: 100011

网 址: www.bph.com.cn

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

新 华 书 店 经 销

北 京 市 瀛 洲 印 刷 厂 印 刷

*

850×1168 32 开本 7.875 印张 122 000 字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 000

ISBN 7-200-04390-7

I·685 定价: 15.00 元

Amour



张曼娟 著
北京出版社

自序

张曼娟

有些人，有些事

后来，我长大了。

许多童年故事都以这句话作结，我却想以这句话作为《喜欢》的开场。

我已经长大了，仍对一切美好的事物着迷，心里还藏着一对孩童的眼睛，那是一双易感的、好奇的、落泪的眼睛。一方面容易动心，一方面又善于隐藏的我，是一半女人一半孩子的我。对于生命总有许多迷惑，有时发呆，有时忽然微笑起来，我真的已经长大了吗？但我还记得小时候多么喜欢听故事，还记得少年时多么浪漫而又寂寞，我开始尝试少年小说的创作，于是有了《珍珠眼泪》《十五岁生日》和《我真的想知道》。

后来，我长大了，才发现，有些事，原来不是



说过去就能过去的。

记得失去爱情那一年，从春天到夏天，从夏天到冬天，有秩序地重整自己的生活，一点一点地复原。我在各地的巡回讲座上，曾经向那么多读者诉说爱情的美好，失恋后应该满怀感激，说过去了就是过去了。甚至，为了向自己证明一切都过去了，我温和礼貌地与分手的情人相约喝午茶，云淡风清地笑谈往日的点点滴滴。我没有支离破碎，我度过了，假若这是一个波涛汹涌的津渡，我骄傲地以为自己撑篙溯流而上了。

直到一年后的一个深夜，我轻快敲打电脑键盘，书写一个爱情故事，收音机惯常开着，让歌曲或音乐充满空间。我忽然听见一个女歌手很有情感地唱着：

如果那时真的让爱留下来
也许现在只会变得更孤独
情愿笑着流过泪 不让生命荒芜
也许我们都该庆幸 这样结束

我的手指停住，我心中那块被剜去的伤口，痛澈神魂，不能再支撑。我掩住脸，在寂静的夜里，

哀哀痛哭。

我的哭泣，已经不是为了某个人，而是为着对往昔的迷恋与痛惜。往事一去不回了，我却不甘心，还不想放手，那使我一直陷在冰冷的溪水里，载浮载沉。我再不想挣扎了，不想假装自己很坚强，我需要的是时间，更多岁月过去，我从往事中明了了自己，明了了爱的课题，终于可以再爱。

《嗨，这么巧》的若葵，《在冬天，握住一只小手》的桂华，《再见，启德再见》的春溪，都是如此。

爱得更从容，也更自由。

有些人，真的不是说忘记就能忘记的。

多年以前，当我们还很年轻的时候，总有一些在乎的人。他们的一言一笑都牵动着我们的情绪，因为可以相见，我们何等雀跃；因为必须离别，我们神伤痛楚。爱着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超出想像的勇敢，也超出想像的脆弱。多年以前，我认识了一个人，他不常说话，独来独往，不为什么理由地对我很好。大家都说他很性格，很难亲近，我却总觉得他很容易受伤的样子。当他的眼睛看着我，那里面祈请的震颤光芒令我隐隐不安。我的言语和行动





变得小心，很怕稍一不慎，就伤了他。

后来，我们即将分别时，他坦白了自己的情感，说，他喜欢我。我终于明白，他不顾一切地付出，如此勇敢，因为他喜欢我。他眼中的期待将他悬荡在欢喜与悲伤之间，如此脆弱，也是因为他喜欢我。将来我一定会去找你的，等你快要忘记我的时候，我就来了。他这么说。

我不想忘记他，忘记他并不能令我比较快乐。记得他，记得自己曾经被真心诚意、戒慎恐惧地喜欢过，虽然没有真实深刻的爱恋，却有着更纯粹的美好。这份美好温暖的感觉，甚至能够支撑我们走过生命中的冰原。

《天使的咒语》的祥祥，《若要落车，请早扬声》的阿杰，《如果长颈鹿要回家》的阿晨，《喜欢》的邱迟，都是如此。

在心中藏着一个名字，像一朵永不凋谢的玫瑰。

(1999年1月 台北盆地)

本书中文简体字版,由张曼娟授权北京出版社独家出版发行,未经出版人书面许可,不得翻印或以任何形式、方法使用本书中的任何内容及图片。

版权所有,翻版必究。

有些人，有些事（自序） 1

火车的换日线 1

如果长颈鹿要回家 3

他看见悬浮的铁轨上，绉绉用一条月光色的链子牵着长颈鹿，慢慢走回家，她一边走一边唱着一首快乐的歌……

珍珠眼泪 12

他把珍珠偎在脸畔，我的眼泪，在他的面颊上。像是一种依依不舍的情意，他的明亮的眼，我的明亮的泪，天上明亮的星星。

十五岁生日 43

扩音器播放着张雨生的《我的未来不是梦》。为什么不是梦？要是梦就好了，我的梦都是彩色的，而且，从来没有联考。

我真的想知道 55

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？我犯错了吗？我不知道哪里错了？如果我没错，为什么我那么难过？

天使的咒语 71

她现在终于明白了，那些，曾经不明白的事，天使的咒语，令她孤单许多年，却也指引她找到真爱。





再见，启德再见 87

每次到机场去接客人的时候，她一定亲自出马，在接机处等候。看着旅客从陡坡推着行李车下来，她的眼光热切搜索，也许有一天，她会在机场忽然与启德重逢。

今夜明月在荷塘 114

再也不必挺直背脊，人前装欢，就在意识逐渐撤离以后，辛酸自怜占据全部的情绪。她在泪水中纾解，被释放。

在冬天，握住一只小手 145

好像滑落到一个寒冷的深穴里，被弃绝了，却隐隐有着低低的哭泣声，熟悉的哭泣声，怎么也不放弃，使她不至于沉沦到最底、最荒凉。

如果，如果，如果…… 157

若要落车，请早扬声 167

阿杰等候着，不顾惊扰，反正是最末一班车，他可以一直等下去。他等着，等着，等出了清清的眼泪。清清无声地在座位上流泪。

嗨，这么巧 189

烧呀烧的，他吻了她。她猛烈抱住他，是一个遇溺者的姿态，他们由阳台进了屋，滚倒在客厅的地毯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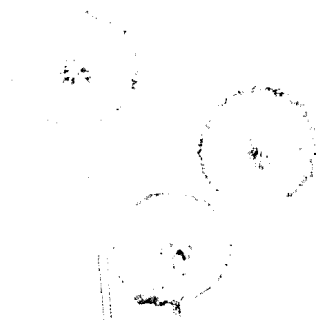
喜欢 212

我梦见你坐在我窗前的草坪上。醒来时我推开窗，的确有很好的草坪和月色，却不见你。那时我二十岁了，你已做了母亲。

青春

换线

在青春的换日线上，
我们练习爱与飞翔，
张开心灵的翅膀，丈量梦想。



如果长颈鹿要回家

他看见悬浮的铁轨上，
绮绮用一条月光色的链子牵着长颈鹿，
慢慢走回家，
她一边走一边唱着一首快乐的歌……

“其实，当初并没想要介绍你们认识的。”

绮绮回美国去以后，她的表姐带几分歉意与遗憾地说。

阿晨没说什么，他微微地笑，觉得退了冰度的啤酒简直难以下咽。和绮绮的相遇就是在啤酒屋里。

挑染了鲜红色短发的年轻女孩鼓着腮帮子，一手托着下巴，另一只手的食指不时在啤酒杯里搅和两下，好生无聊似的。阿晨特意挑了个远一点的位子坐下，不想被忧郁的气氛感染，他假设这女孩因为忧郁所以显得心不在焉。

“是我女朋友的表妹，有点滑稽的女生，从国





外回来的，说没看过啤酒屋，就跟着来了。”小邱凑过来向他解释。

小邱的女朋友是本来就认识的，阿晨失恋以后还替他介绍过女朋友，买卖虽然不成，可仁义还是在的。

“绮绮！喂！绮绮！介绍阿晨给你认识。”表姐一贯热情洋溢地喊着。

阿晨觉得微笑点头好像还不够，不知不觉发现自己伸出了手。绮绮犹豫了三秒钟，右手离开了啤酒杯递给阿晨，带着一朵甜美合宜的笑。阿晨应该考虑要不要握那只啤酒手的，可是他无法抗拒这样的笑意，于是，握住她的，刚刚从啤酒里拔出来的手。

“哈啰！阿晨。”绮绮的声音很孩子气，但不像是刻意撒娇。

她握住阿晨的手，忽然集中起了注意力，盯着他的手背看，好像那上头有一只猫头鹰或者是藏宝图的样子。连阿晨的好奇心也萌生起来，他觉得自己也该看一看。绮绮忽然抽出手，以极迅捷的速度，用指尖刮过他的手背，拈起什么东西，浸泡在啤酒杯里。

“干吗啊？”表姐嚷嚷着。

“我的鱼跑出来了，现在，我把它捉回去了。”
绮绮说。

“哇哈哈——”小邱笑得好高兴，靠近阿晨，
“够古怪吧。”

阿晨用力盯着绮绮的啤酒杯，看不见一条鱼的
踪迹，可是，绮绮又继续在啤酒里绕行她的手指头
了。阿晨于是知道她一直都在跟她的鱼玩着，纵
使，也许那条鱼是别人看不见的。

那夜他们一群人玩到很晚，阿晨住木栅，被分
配送住政大的绮绮回家。上车以前，绮绮停下来看
阿晨的嘉年华车窗上挂的迷你T恤，小衣裳上写
了几行字：

等我长大以后 我要变成 凯迪拉克

绮绮用英文询问清楚这几句话的意思以后，笑
得伏在行李箱上起不来：

“Oh! My God!”她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，
“好棒的车！你长大以后一定会变成凯迪拉克的
……”她拍着车门，像跟一个准备联考的孩子说话
一样，跑跑跳跳地上了车。

快接近政大的时候，她指着远处的灯光问：



“那里是不是动物园?”

“你想去看一看吗?”

他车上的小T恤，是失恋后一个人开车去垦丁，逛进一家个性商店买的，挂了快一年了，没有人有过这么激烈的反应。绮绮的反应让他忽然升起一股知己之情，整个人也变得体贴柔软起来了。

车子驶过动物园门前，绮绮问：

“我们可以进去吗？”她的声音小小的。

“关门了，我们进不去。”阿晨发现自己的嗓门也压得好小，好吃力。

“我们可以爬墙进去。”

“不行！动物都下班了，我们又没付加班费，它们不给看的。”他像跟小孩说话一样地跟绮绮说。

“这是捷运吗？是不是捷运？”绮绮的注意力已然转移。

“这是捷运，可是太晚了，没有车了。”

“哇……”她的叹息声很特别，“好大的弯道哦，一定很好玩，我最喜欢有捷运和地铁的城市了。”

“你一定最喜欢台北，因为我们有全世界造价最贵的捷运。”

“那好棒哦。”